
明史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四十三

張輔　李彬　王通

柳升　㴶銘子珤

張輔字文弼河間王玉長子也燕師起從父力戰爲指揮同知玉戰没東昌輔襲職統其兵從戰夾河藁城彰德靈壁皆有功從入京師封信安伯食祿千石予世券輔有妹爲成祖妃丘福朱能言輔父子功俱高不可以私親故薄其賞永樂三年進封新城侯加祿三百石安南黎季犛弑其主而自稱太上皇立其子蒼爲帝復邀殺故主之孫天平成祖大發兵命成

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輔爲右副將軍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分道討安南四年十月能卒於軍輔遂爲征夷將軍整兵行傳檄數季犛二十罪進破隘留雞陵二關道芹站抵新福西平侯晟軍亦至營于白鶴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江洮江沲江富良江爲險賊緣江南北岸立柵聚舟其中築城於多邦隘城柵橋艦相連九百餘里勝兵七百萬欲守險以老明師輔軍富良江北遣驃騎將軍朱榮破賊嘉林江遂與晟合軍進攻多邦城輔攻西南晟攻東南佯爲欲他攻者以懈賊令死士人持炬火銅角都督僉事黃中

等將而往夜四鼓舁攻具越重壕雲梯傳其城都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一鳴萬炬齊舉城下兵讙應之賊乘城者驚竄大軍遂入城賊驅象迎戰大軍以繪獅蒙馬而前箭礮交發象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追至繖圓山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輔乃循富良江而南擣其東都克之招輯吏民撫納降附來歸復業者日以萬計遣別將李彬陳旭取西都又分軍破賊援兵賊焚其宮室倉庫逃入海三江州縣皆望風降明年春輔濟自注江悉破其籌江困枚萬劫普賴諸寨斬三萬七千餘級賊將胡杜聚舟盤

灘江輔使降將陳封襲走之盡得其舟遂撫定東潮諒江諸府州季犛以舟師入犯大敗之於木丸江斬首萬級禽其將校百餘人溺水死者無數追賊至悶海口不及還軍鹹水關賊復以海艘入寇又大破之於富良江賊斬數萬江水爲赤季犛父子以小舟遁去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棊滿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獲季犛蒼及僞太子芮衛王澄梁王澂并將相大臣等檻送京師安南平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百十二萬求陳氏子孫無存者遂設交趾布政司以其地內屬自唐之亡交州

淪於蠻服者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天子爲詔告
天下諸王百官奉表稱賀云六年春輔振旅還京師
再賜宴奉天殿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進封英國公
歲祿三千石予世券其年冬季犛之黨簡定復叛沐
晟討之敗績明年春復命輔爲征虜副將軍往征之
賊黨推簡定爲越上皇別立陳季擴爲皇勢益張輔
就咄覧山伐木造舟招諭諒江北江諸避寇者使復
其業遂進至慈廉州破喝門江克廣威州孔目柵遇
賊鹹子關賊舟六百餘艘江爲營官軍以舟衛擊乘
風縱火俘斬無算禽賊帥二百餘人盡得其舟追至

太平海口賊黨鄧景異以三百艘迎敵短兵接禽斬八百餘餘賊皆潰於是季擴自言陳氏後遣使求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王後不應今乃云云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蔡福等以步騎先行輔以舟師繼之自黃江至神投海會師清化分道入磊江捕賊獲簡定於美良山中及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誅之盡殲其餘冦阮師檜等八年春召輔還謁帝於興和命練兵宣府萬全督運北征軍中師還爲殿已而陳季擴等乘輔歸復出攻剽如故九年春仍命輔同沐晟討之交人樂放縱苦中國約束吏卒文

數擾之往往起附賊作服作叛將帥益玩寇輔至則中明軍令都督黃中素驕蹇御度詰之不遜斬以狥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其秋破賊帥鄧景異等於那常江獲賊舟百餘又捕斬別部賊黎蕊范慷等十年秋擊賊于神投海賊以四百餘舟分隊為三鋒銳甚輔督軍衝其中堅賊却左右隊迭進官軍與相鬪連殊死戰自卯至已大破賊生禽渠帥七十五人賊倚荷花海為險謂官軍不能渡築堡以守輔以舟師絕奇羅海口直薄其堡賊大潰十一年冬與沐晟會師順州與賊戰愛子江賊分三隊迎戰驅象數十於

前行輔戒士卒一矢落象奴二矢披象鼻象奔還自
蹂其衆乘勢急擊大敗之擒賊帥五十六人追至愛
母江盡降其衆明年春捕賊至暹鑾昆蒲諸柵懸崖
絶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步行求賊往來山箐中悉
禽鄧景異阮鐐等季擴走老撾遣人持檄往索師隨
之破其三關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誅之以賊所
取占城地復設升華思義四州增置衛所官其降人
留軍守之而還十三年春至京旋遣出鎮而餘寇陳
月湖等復作亂輔悉討平之於是請設九水驛于防
城二馬驛于龍門七遞運所于寧越規畫甚備十四

年冬召輔還交人所畏者惟輔輔還一年而黎利反累遣將討之無功是時非輔莫可使鎮撫者而帝以輔前斬黄中心内帶善故卒不遣至宣德時柳升等敗没王通擅與賊盟倉卒還師廷議棄交趾輔爭之不能得也二十二年從北征帝崩於榆木川受遺命總軍務仁宗即位進太師掌中軍都督府事時大行喪甫公除帝未肯即吉素冠麻衣以朝而羣臣皆已吉服惟輔與學士楊士奇服如帝帝嘆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於六卿由是益見親重尋命知經筵事監修實錄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心憚輔潛遣人至輔

所輔執以見帝盡得其反謀因請將兵擊反者帝決意親征以輔扈行平漢還加祿三百石輔威名轉盛而久握兵四年都御史顧佐請保全功臣詔輔解兵權朝夕侍左右謀畫軍國重務進階光祿大夫勳左柱國朝朔望英宗即位加號姻運佐理知經筵監修實錄如故輔雄毅方嚴治軍整肅屹如山岳三定交南威名聞於四裔歷事四朝連姻帝室而小心敬慎譽遠權勢與三楊蹇夏等同心輔政二十餘年海內晏然輔有力焉王振擅權於廷臣無所不凌侮獨禮敬輔正統十四年振以天子出塞強輔行不使預軍

政輔老矣默默不敢言至土木死於難年七十二追
封定興王諡忠烈子懋九歲而嗣爲公憲宗閱騎射
西苑懋三發連中賜金帶歷掌中府後府提督五軍
營十二團營累加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成
化中嘗上言防邊事宜詔發京營兵作圓通寺懋疏
請罷其役弘治中御史李興彭程下獄懋上疏論救
復請罷作眞武觀免織造名還中官董織者武宗即
位與群小爲狎遊懋帥文武大臣合辭進諫其言皆
切直然性豪侈後房曳羅綺者數百人又頗朘削軍
士屢爲言者所糾生平未嘗一當行陣坐享爵祿嗣

公者六十六年其間爲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
四十年尊寵爲勲臣冠正德十年卒年七十五贈河
寧王謚恭靖萬曆中與朱希忠並襲王子銳早死孫
崙嗣累典營務加太子太傅卒贈太保謚莊和子溶
嗣嘉靖中以奉冊禮加太子太保提督神機營多所
乾没數被論劾宣府有警溶方偕諸公侯閱勲衛子
弟訛言寇至棄而走坐奪營務尋起僉書左府屢典
前府後府軍務萬曆中卒三傳至曾孫世澤流賊陷
京師被殺
李彬字質文定遠人父信從太祖渡江積功爲濟川

衛指揮僉事彬嗣職從穎國公出塞歷朶顏鴉兒山轉戰洮河黑嶺寒山黑松林熊皮山斬獲多還經略宣府梁德勝萬全保安諸邊城燕師起彬爲前鋒攻薊州破雄鄚戰真定從襲大寧鏖戰鄭村白溝河克滄州邀敵單家橋大捷藁城略地順德戰揚村劉甚還北平累遷右軍都督僉事永樂元年封豐城侯食祿千石予世券明年出鎮江西移廣東召還捕皂君山寇四年以左參將從張輔征交阯別將破其西都敗賊木丸江斬阮磊等還加祿五百石充總兵官練舟師備倭海上移兵討長沙賊李法良破禽之又帥

浙閩兵捕海寇十年命往甘肅與西寧侯宋琥經略降酋彬與柳升嚴兵境上而令土官李英防野馬川凉州酋老的罕果叛走野馬川都指揮使何銘戰死李英追躡之盡俘其衆獨老的罕走赤斤蒙古索之不獲帝遣庶子楊榮就彬謀發兵彬言道險遠餽餉難繼遂罷兵明年召西寧侯還而命彬佩征鹵前將軍印總兵鎮甘肅赤斤蒙古尋縛老的罕以獻帝嘉彬功賜賚甚厚十二年從北征領右哨破答里巴可汗於忽蘭忽失溫追奔至土剌河師還受上賞移鎮陝西十五年命佩征夷將軍印總兵鎮交阯至則破

擒陸那賊阮貴遣都督朱廣等平順州及北畫諸寨明年黎利據清化以叛彬遣廣討之斬首六百餘級生禽范柳范宴等百餘人利遁去明年遣都督同知方政襲利於可藍柵獲其將軍阮箇立等利走老撾師還復出爲寇都指揮黄誠擊走之又敗之磊江又追敗之怴心河遂竄伏不出而交人反者四起彬遣諸將分道討賊方政討車綿子等於嘉興鄭公証於南策丁宗老於大灣朱廣討阮多譚興邦等於别部都指揮徐源討范軟於俄樂指揮陳原瑰討陳直誠陳順慶於惡江都指揮王忠討楊恭於峽江悉破禽

之而賊勢尤劇者彬輒自將往討潘僚者乂安土知府也為中官馬騏所凌暴反於衙儀彬進擊之僚敗走玉麻州師從之僚以紅衣軍迎戰破禽其酋追奔至潭山悉焚其柵僚竄老撾遣都指揮師佑擊之僚以老撾兵駕象迎戰大破之於農巴林悉降其衆范玉者塗山寺妖僧反於東潮州自稱羅平王置官屬彬討之賊迎戰江中大敗玉脱走獲之東潮遂平之而鄭公証之黨黎姪數出没為寇都指揮黃忠張貴累敗之於小黄江鎮蠻府彬自將追捕獲之并其黨送京師於是諸賊悉平惟黎利未獲彬以軍行餽運

不繼請營屯田令官軍與土軍相錯畊其屯守征行多寡之數以聞帝善之遂將發兵冬老撾索利老撾懼請自捕利獻之會彬疾作而罷二十年春彬卒贈茂國公諡剛毅子賢嗣侯宣德三年從北征還修永寧隆慶諸邊城正統初佩征西將軍印鎮大同尋守備南京掌中右二府事事多廢弛屢爲言官所論景泰初卒贈豐國公諡忠憲子勇嗣掌中府總京營兵守備南京卒子壘嗣嗣二十五年而卒亡子以庶兄昊嗣正德中總兵鎮貴州擒思南石阡流賊平武定諸蠻有功加太子太傅歷掌南京中左二府嘉靖初

佩平蠻將軍印鎮湖廣有威惠楚人宜之徙鎮兩廣
武定侯郭勛典京營以罪罷世宗以是方遠鎮無內
黨擢以代勛尋被劾罷卒謚武襄亾子從子熙嗣提
督三千營出鎮湖廣楚世子獄株連甚衆熙言於御
史平反二百餘人討平沅州麻陽叛蠻還掌前府提
督九門總兵營戎政卒亾子從子儒嗣出掌南後府
卒子璟嗣萬曆中分典營務提督操江上便宜十事
守備南京兼掌中府率南五府請行皇長子冠婚禮
不報定應天府劫囚之變居南京數年卒子承祚嗣
天啓初上書言便宜兵部覆寢之恚而求罷不聽掛

冠徑去坐停祿已而附魏忠賢得起視營務數言事
請設海外督理內臣抹珠廣東開鼓鑄皆希忠賢指
最後請予忠賢九錫崇禎初下獄奪爵戍邊復封其
子開先爲伯都城陷被殺
王通咸寧人贈金鄉侯貞之子嗣父官爲都指揮使
將父兵轉戰有功累進都督僉事復以父死事故封
武義伯食祿千石予世券永樂七年作天壽山營長
陵十一年進封成山侯加祿二百石明年從北征領
左掖破敵於土剌河二十年復從出塞以大軍爲殿
連歲再出塞並領右掖仁宗即位命掌後府加太子

太保時豐城侯彬鎮交趾已前卒而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以叅將代鎮不協黎利益强數破郡邑殺將吏智出兵數敗䘏宣宗乃削智爵而命通佩征夷將軍印帥師往討未至利弟善來攻交州城都督陳濬等擊却之叅將馬瑛破賊於清威通與合兵至應平之寧橋諸將言地險惡疑有伏通不從麾兵渡橋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賊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尚書陳洽與焉利聞之自將精卒圍東關通氣沮陰遣人許爲利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黎氏按察使楊時習執不可通厲聲叱之清化守羅通亦不

肯棄城與指揮打忠堅守却賊朝廷遣柳升等出助通未至二年二月利攻城通以勁兵五千出不意擣賊營大破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㝢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之通猶豫不決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諒山而攻圍交州益急通欲兵不出利來乞和通以聞會柳升等戰没通益懼更啗利和教利僞立陳暠爲陳氏後輙立壇與利盟約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謝通通爲馳上表輙引兵還南寧廷議亦厭兵竟許封利交趾内屬二十餘年至是復失之官吏軍民得還

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及爲賊所戮者不可勝計由通失律選愞擅與賊和不待命輒還師故也通還京羣臣交劾論死繫獄奪券籍其家正統四年特釋爲民英宗北狩邊事急起通爲都督僉事守京城禦也先有功進都督同知守天壽山景泰三年卒子琮以天順元年詔恩得嗣成山伯特節冊封崇陽王妃坐受王及有司餽下獄久之復爵佩征虜前將軍印出鎮遼東破敵於義州成化初署南京後府卒子鏞嗣累典營務加太子太傅予原券卒子洪乞嗣吏部言通罪廢琮嗣伯以特恩鏞時未許世嗣執不許

詔以原券有世襲文予洪嗣傳至孫應龍掌中府卒
子允中嗣守備南京至明亡乃絕
柳升懷寧人襲父職爲燕山護衛百戶從攻懷來密
雲白溝河東平大小二十餘戰累遷左軍都督僉事
永樂四年從張輔征交趾戰富江疾鬬大破賊斬賊
帥阮子仁等守鹹子關賊入富良江舟亘十餘里陸
兵數萬又以海州截江立柵輔將步騎升將水軍夾
擊大敗之獲僞尚書阮希周等又敗賊於奇羅海口
得舟三百所部軍士得季犛及其子澄還封安遠伯
食禄千石予世券七年同陳瑄捕倭至青州海中大

破倭追至白山島而還八年副清遠侯王友將中軍從北征至回曲津以神機火器爲前鋒礮發聲震數十里每矢洞貫二人中虜馬輙立斃大敗阿魯台進封侯加禄五百石仍世伯佩平羌將軍印鎮寧夏追討叛將馮答蘭帖木兒捕斬叛酋察罕歹等入總京營兵十二年復從北征將大營兵戰於忽失溫復以神機火器大破敵師還加太子太傅予世侯十八年妖婦唐賽兒反於益都命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討圍其寨升自以常爲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爲賊所襲劉忠中流矢死官軍多創賽兒遁去及

明始覺追之不及僅獲其黨百餘人軍所過頗擾都指揮衛青力戰完安丘城升忌其功推辱之師還被劾下獄已而得釋二十年復從北征將中軍破敵於屈裂河明年復從出塞降也先土干之衆又明年出至荅蘭河不見敵而還成祖凡五出塞升皆從數有功帝寵倚之甚厚諸徹侯大較無與比者仁宗即位命掌右府加太子太傅宣德元年冬成山侯敗書聞仍以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保定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左叅將尚書李慶叅賛軍務率步騎七萬人會黔國公沐晟討黎利二年九月入隘

留關利僞爲國人上書請立陳氏後者升不啟封趣
進兵連破關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升意殊輕賊禮部
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李慶曰兵罷矣主將氣甚
驕賊甚譎脫有伏奈何時慶及梁銘皆病甚慶強起
告升升曰諾終不設備前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
度橋橋遽壞後隊絕進陷泥淖中賊伏發升中鏢死
其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行至昌江賊來
益衆官軍殊死鬬賊驅象大至陳亂賊大呼降者不
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史安陳鏞李宗昉等皆死
崔聚者懷遠人從成祖起兵從北征敗敵於廣漢戍

累遷左軍都督僉事虜兵是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終不屈死升貴直寛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於敗朝議以升喪師不令子溥襲爵久之乃許正統十二年贈升融國公謚襄敏溥初掌中府出鎮廣西為人廉慎然無將略承山雲之後不能守成法過於寛弛於是猺獞相扇為亂初征大藤峽斬賊帥楊容拾等已討柳州蠻破石門諸寨討思恩蠻破禽韋萬川等而賊滋蔓如故景泰初兵事亟召還掌右府總神機營再出鎮廣西禁軍以溥有威惠乞留之不果天順初召還仍掌右府防邊宣府大同累進太傅益歲祿

三百石陝西有邊警命佩平鹵大將軍印往禦敵敵再入涼州溝閉壁不出敵飽掠去躡取數十級報捷被劾落太傅閒住既而以馬駝獻帝怒却之尋復起掌神機營卒謚武肅子承慶未嗣而卒孫景嗣成化末佩印鎮兩廣討[illegible]林叛蠻破其巢三十八俘斬甚衆坐貪暴不法下獄論死宥出卒子文嗣正德初鎮兩廣平廣西樂昌賊又同都御史林廷選平懷賀連山諸猺破其巢二百禽斬六千召入典營務復出鎮湖廣僉書南中右府卒子珣嗣復鎮兩廣討平斷藤峽努灘諸猺加太子少保嘉靖十九年佩征蠻副將

軍印總諸軍征安南安南莫登庸懼而乞降論功加太子太傅又與侍郎蔡經會兵討定思恩九巡司又討瓊州黎會斬五千誅其首三十人加少保卒贈太保謚武襄子震嗣僉書前府右府出鎮湖廣掌南右府萬曆中卒明亡爵絶

梁銘汝陽人洪武中襲父職爲燕山前衛百戶燕師起銘從世子守北平南兵圍城戰甚力積功至後軍都督僉事侍太子監國南京永樂九年坐事下獄十九年赦復職副都督胡原捕倭廣東仁宗即位進都督同知以參將出鎮寧夏追論守城功封保定伯食

祿一千石予世券宣德初御史石璞劾銘貪黷徵還下獄當奪爵宥而復之遣副柳升征交趾至鎮夷關病卒銘勇敢善戰能得士卒心銘不死官軍不遂沒于珤嗣爲伯正統十四年福建盜鄧茂七反充副總兵往征之比至茂七已誅破餘賊於九龍山斬首九百奏捷班師已而賊黨復作言官劾珤欺罔謫充爲事官從石亨立功亡何復爵景泰元年貴州苗叛靖遠伯王驥討之無功乃命珤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往代驥其冬分四道進攻賊拒戰官軍奮擊大敗之斬首七千有奇生擒四百八十破寨五百明年自沅

州發兵由東路與都督方瑛會師破賊於興澤又大破之於香爐山俘偽王韋同烈等擒斬數千分遣諸將攻都匀草塘諸苗悉震恐具酒食迎道左詣軍門降者數十人師還苗復叛掠普定永寧珙復與方瑛會兵討平之論功進侯益祿五百石四年討平湖廣清浪叛苗天順元年出鎮陝西破敵涼州又破敵靖鹵堡召還理左府事成化初卒贈蠡國公謚襄靖珙天資平恕數總兵柄未嘗妄殺一人子弟從征以功授官輙辭不受人以爲賢三傳至孫永福嘉靖初掌南右府提督五軍營卒子繼璠嗣領將軍宿衛歷掌

南左府兌漕運總兵萬曆中卒子世勳嗣崇禎初提
督京營京師陷遇害

論曰南交不隸中國久矣文皇帝赫怒興師一舉而
翦之既郡縣其地內屬者且二紀乃一旦忽焉淪棄
本其成敗之故豈不以其人與張輔資兼文武實有
大將材李彬雖健鬭綏懷之道未聞焉繼以王通之
庸懦柳升之矜慢則喪師失地固其理矣論者謂如
沐晟故事令輔永鎮交州更得二三良牧伯如黃福
者拊循其民雖百徼利亦何能爲變嗚乎諒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四十四

姚廣孝　金忠

郭資雒僉　李友直徐聯等

姚廣孝長洲人幼名天禧本醫家子父以醫授之不願學年十四度為里中妙智庵僧名道衍字斯道讀書工詩有名靈應觀道士席應真通陰陽術數及兵家言道衍師之盡得其學然深自晦匿人無知者獨里人王行識為非常人嘗遊嵩山寺相士袁珙見而驚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益喜自負洪武中詔選高僧以病

免又詔通儒學僧試禮部予官既入選不受官賜僧服還經北固山懷古賦詩其儕宗泐見之曰此豈釋子語斯道薄南朝耶道衍笑不答孝慈皇后崩諸王來奔喪太祖命王與一高僧誦經修齋爲母后薦福於是左善世宗泐舉名僧三人道衍在薦中間謁燕邸語甚合燕王因請於太祖得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常居府中跡愈密時時屏人語初懿文太子薨太祖立皇太孫監國太孫仁厚好文中外屬望惟燕王心不平之常懷窺覦而其陰謀始發自道衍太祖崩建文帝立齊泰黃子澄當國首以削弱諸王爲事周

齊湘代岷五王皆以過奪爵湘王至自燒殺尤忌燕畏其强未敢發道衍勸王稱兵王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相者袁珙卜者金忠與道衍言合自是燕府陰事一切與道衍謀常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王居元故宫道衍練兵於後苑穴地作重屋周繚厚垣密甃以瓴甋瓶缶日夜鑄造軍器多畜鵝鴨鳴呼以亂其聲久之謀益露上變告者日甚燕王詢道衍以師期曰時未至也燕王始稱病既稱病亟而中朝畏燕發難覘探備禦謀亦漸洩會詔逮府中官屬都指揮張信輸誠於

狀下燕王急召道衍議之遂決策是時大風雨驟至簷瓦墮地碎燕王意殊沮色變道衍曰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燕王喜遂殺張昺謝貴等起兵以誅齊黃爲名號其衆曰靖難之師師南行道衍輔世子居守南兵數攻圍北平薄城築壘九門城守堅不可破至婦女乘城爭擲瓦礫城壞實以土注水灌之城水復完設伏草間城上呼噪夾擊攻者爲之驟退夜縋壯士刼南兵大呼砍營金鼓火光四起南兵倉皇出多被殺傷援師至內外合擊追斬甲首無算南將李景隆平安等先後敗遁燕王圍濟南

三月道衍馳書曰師老兵請班師燕王還復出兵攻東昌戰敗亡驍將張玉燕王復還時屢出兵無功將士罷敝燕王意怠欲稍休道衍力趣之整兵益募勇士敗盛庸軍擊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語王毋下城邑疾趨金陵金陵單弱勢必舉從之靖難師入金川門燕王即皇帝位授僧錄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帝轉戰山東諸將悉從北平官吏惟道衍與郭資輩二三文臣帝在軍中三年或旋或否先後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而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錄功以道衍爲第

一永樂二年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曰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入朝退衣緇衣自若也出賑蘇湖至長洲候其同產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曰幾見作僧不了是好人乎廣孝惘然退過家以生平所賜金帛散給宗族鄉人道閭門見酒帘書甚工呼問之乃一少年養以爲子歸以見於帝曰此行得一子賜名繼使侍東宮讀書文華殿廣孝嘗監修太祖實錄又與解縉等纂錄永樂

大典書成帝褒美之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留輔太子於南京永樂十六年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命從者曰天子且至嘖之車駕臨幸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獄久願赦之帝即坐命出焉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或言建文帝遜位時召溥洽削髮由水關出亡或言仍匿溥洽所帝疑之以他事禁溥洽命給事中胡濙太監鄭和徧物色建文帝不可得而溥洽因繫十餘年至是得釋廣孝頓首謝將死刻期告其門人帝臨問無他言及期斂衽端坐而逝帝聞之震悼

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官其養子姚繼
爲尚寳少卿又召其弟姪二人賜賚遣還追贈推誠
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禄大夫上柱國榮國公
謚恭靖賜葬房山帝親爲神道碑以誌其功仁宗元
年加贈少師侑饗太宗廟世宗九年詔曰姚廣孝佐
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門上首班諸功臣恐不足尊
祖敬宗下禮部議尚書李時議曰臣伏見故少師廣
孝弼輔太宗雖有帷幄奇謀穹爵厚秩亦已報之平
生祝髪披緇霑榮俎豆其爲凟禮誠如聖見請移祀
大興隆寺太常春秋祀詔曰可

金忠鄞人善易卜兄坐罪戍通州亡忠合户補戍方候令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階哭且乳同里相者袁拱自縣中出見其乳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大貴當爲尚書忠貧不能行拱資之夫婦附商人舟北行商人失金使忠占而獲贈遺甚厚至北平編營卒伍因賣卜燕市市人傳以爲神僧道衍稱於燕王燕王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忠曰此象貴不可言王何病王時時命卜忠猶爲戍卒自稱小人常以占象示王勸王舉大事王深信之遂與密議燕兵起自署官屬授忠爲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不

充既而命侍帷幄有疑輒問術益驗忠時進謀畫多
當意遂授長史贊戎務為謀臣矣燕王稱帝論佐命
功擢工部右侍郎贊守北京尋召還進兵部尚書忠
少時常讀書多所通曉雖驟貴外和內明不見畛域
人以此多之帝之下江南也次子高煦扈從有功帝
許以為太子高煦善交結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
馬王寧等多善高煦勸帝立為太子其謀已定而從
官為文臣者獨忠一人力爭帝前歷數古昔適孽事
帝不能奪而密告解縉黃淮尹昌隆皆以忠言為是
於是立世子為皇太子命忠為東宮輔導官以兵部

尚書兼詹事府詹事久之命兼輔皇太孫帝北征留
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輔太子監國太子兩進迎鑾
表皆遣忠行高煦謀奪嫡愈甚蜚語譖太子帝還恚
徵宮屬下獄獨不問忠而密令審察忠白無是事帝
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是太子得無
廢而宮僚獲全忠承顏問知無不言然慎密不泄凡
承旨詢察無不解釋者生平好善嫉惡處僚友不持
兩端退恒推讓之其長厚多如是十三年卒子達生
方六月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墳復其家仁宗立追
贈榮祿大夫少師謚忠襄官達翰林檢討遣歸寧波

學支俸讀書達剛直敢言自給事中仕終長蘆都轉
運使忠有兄曰華高蹈負志節忠守通州時有功欲
推恩官之辭不就徙居東湖忠卒召入賜金綺伏闕
辭謝以臣布衣野人不用是太宗目爲迂叟放還一
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長歎脫蹝而逝里
中稱爲白雲先生忠旣貴其妻封夫人皆如相者袁
珙言珙亦以靖難功官於朝自有傳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除戶部試主
事久之爲眞以能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尋降戶部
主事遷北平布政司右叅議至則條奏本司諸弊太

祖以爲才轉右參政無何進左布政使北平自元政
廢弛紀綱不振資勤敏持法上下肅然燕王有異志
深結資資亦陰自附託建文帝命工部侍郎張昺掌
司事以防邊爲名而實備燕燕王既殺昺等資與左
參政孫瑜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楊泰率先朝燕王
殿階下北面稽首稱臣蹈舞呼萬歲王悅仍其官燕
師南行資留輔世子居守時百姓初定城中兵少南
兵屢攻城僧道衍居中畫謀資率民兵登陴日夜備
禦城竟以完燕王六出師轉戰山東三年資鎮撫新
附辦給軍餉常有餘燕王稱帝錄功召爲户部尚書

賜金綺楮幣命乘傳掌北平布政司事詔建北京改行部尚書定都復爲戶部尚書是時營繕城郭宮殿置官司又出塞北征工役繁興資舉職無廢事永樂末帝有疾不視朝近臣往往放恣賄賂請託無復顧忌資精勤奉公操履如一左右貴人不敢有所預於是謗議騰起帝知之降勅慰諭焉仁宗立以舊勞兼太子賓客蹇義夏原吉言資備執妨事且老病宜致仕帝曰朕居守時得資力甚不忍棄之帝爲治尚寬厚而資守官刻覈不稱意旨既見資足疾步履艱命加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給半俸復其家宣德三

年原吉輟部務起資掌戶部事免朝叅資奉職益勤風雨寒暑必坐公署僚屬胥吏望而畏之趨事惟恐不及卒之日家無餘財帝憐其貧命有司治棺營葬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爲戶部主事資天性峭刻少學術然多心計釋褐治錢穀有能稱終其身不離冗劇仁宗嘗問楊士奇曰資何如人對曰強毅人也人不能干以私但性實偏執陛下屬祖詔數下資不奉行仍責有司徵納使恩澤不流其過難掩然耿介有守衆弗能及也始與資並爲行部尚書者有雒僉僉建文時爲保定知府燕師

起僉以城降燕王既即位擢僉刑部尚書仍知府事
明年改行部既而僉上書言用人宜無間新舊今所
任率藩邸舊人非至公之道侍衛將軍不宜日全光
祿給食帝覽之不懌以示廷臣廷臣言今之大臣惟
金忠舊侍藩邸至於機務臣等所與聞者忠或不與
何謂非公將軍給食本洪武時舊制非始今日僉妄
言宜罪帝置不問都御史陳瑛因發僉縱妻貪虐十
數事覆按有驗并其妻誅之
李友直字居正清苑人爲北平按察司吏建文時燕
王稱疾朝廷密令掛貴張昺圖之友直與其儕恭亨

陰白燕王王遂決討起兵擒貴㬎等斬之署官屬以友直爲布政司參議燕王旣出師友直從世子居守永樂元年授行部左侍郎尋以事謫戍四年復官及營宮殿承命督沿河輸運諸務事竣調行在工部旋署兵部成祖崩以居大行皇帝喪不齋宿降順天府丞尋復爲工部右侍郎仁宗追念舊勳晉尚書未幾改北京行部宣宗即位命採木四川以稱任使見褒獎及行部廢復改工部凡有建造咸命督理之英宗臨御猶奉璽書繕葺京倉及濬築通濟等河正統三年坐擅放遣工匠下獄尋釋友直年已邁而設施措

置精力不衰未幾卒明世以吏起家者尚書則洪武朝浮山李信爲吏部武進徐輝爲戶部正統朝江陰徐晞爲兵部成化朝南昌萬祺爲工部侍郎則永樂朝華亭王鍾爲戶部宣德朝海鹽葉春爲刑部正統朝江陰劉本道爲戶部閩縣吳復爲工部大理卿則洪熙朝豐城楊時習通政使則成化朝同安張苗晞初爲郡吏有富家謀奪鄰人産陷以殺人罪其人不勝刑自誣服晞憫之導其家訴之監司下府吏訊晞爲知府言得釋其人德晞甚欲報之一日遇晞於塗邀至家飲之酒既而避之隣舍其妻曰吾夫感君恩

無以報欲使妾侍君聯大驚曰是何言鬼神在上欲使聯為此等事耶聲色皆厲妻乃呼夫還相與感泣及營北京宮殿聯以才授都事歷兵部郎中超擢侍郎至尚書以媚事王振不為士論所多鍾春咸有士行春見熊槩儁鍾為吏坐事遣戍用薦授行太僕典簿遷燕府紀善佐世子守北平永樂初擢行部郎中未幾拜侍郎為人端靜勤其職不懈仁宗時贈太子太保謚僖敏本道以賄石亨進苗初由承差授驛丞從父敏為太監用事請以自近乃補順天都稅副使歷大理評事太常寺丞進少卿皆出中旨敏富於貲

既死苗厚有所獻求爲侍郎憲宗曰侍郎要重其予南京三品官乃授南京通政使孝宗立論罷自苗後雜流無至九卿者他若禮部侍郎李孜省少師恭誠伯陶仲文初亦爲吏其所由進用別以方術茲故不著云

論曰姚廣孝固傾危之徒也托身緇流蹤跡詭秘靖難之役褎然爲功臣首可不謂幸焉金忠用日者進李友直刀筆雜流均無論矣郭資既策名先朝而輸款最早雖致身榮顯號稱蕃翰亦何足道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四十五

解縉　黃淮　胡廣

金幼孜　胡儼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安福州判官元末兵亂守義死父開高帝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縉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與兄綸同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嘗侍書帝前帝至親爲持硯帝在大庖西縉上封事累萬言其略曰伏奉聖旨諭臣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命臣當知無不言臣竊觀載籍以來以進諫之臣爲忠即無不以納諫之主

爲明胥慶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流爲盛美昔有譖魏徵於唐太宗者爲其以諫草示起居郎褚遂良徵雖未必然藉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而太宗於徵死後停昏仆碑臣以爲過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不宜下同太宗臣亦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也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歲無不變之法日無無罪之人臣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姦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昆始終相保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聞多自悔之時輒

有無及之數此非有私意使然殆存養之功須臾未
加密耳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
問因多寡爲勲勞夫人自救過之不暇何暇劾人人
方以言爲諱何能進諫御史糾彈皆承密旨不聞舉
善但曰除姦及有赦宥故爲執持謬謂如此則上恩
愈重何嘗有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者臣知
陛下輕天下士者正由此輩無以稱塞上意也然入
人之罪必謂無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
輙蒙福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福僅止於一身禍必延
於親黨又安有舍父母妻子之愛而犯不測者乎夫

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唐虞之世四凶之罪
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讐舜不以為嫌
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是驅之於不
義而教化之原所由失也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
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劉向
所作向學本不純多戰國縱橫之說韻府出元之陰
氏猥鄙細儒鈔輯蕪陋言無可采陛下誠喜其便於
檢閱則願集今之儒者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
唐虞夏商周孔之世下及關閩濂洛之傳根實精明
隨事類別刪其無益勒成一書以上接經史備一代

太平之制作文今六經殘缺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改定更訪求審樂之儒大集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説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至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以顔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顔路曾晳孔鯉配洗百世之因仍起昭代之文獻豈不盛哉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

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從之以法制今也應故事
襲虛文綱紀不立節目無依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
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與今義門鄭氏之
家範布之天下俾世臣大族身先以勸陛下勿視爲
迂闊而無當最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
道徹百家神怪誕妄荒忽臣知陛下既洞矚之矣而
猶不免欲以愚天下若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
然也夫傳國寶者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
偽莫明即令真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
爲寶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之說詩書所載可見

然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今陛下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姦雄已慴矣天無災變民無患害聖躬康寧子孫萬世可謂帝王之得真符者矣尚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愚衆以神仙爲徼冀可孚祐國家者哉陛下又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黨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困於州縣孝廉人材純盜虛聲而或布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士氣日流於頹敗以

苟免爲得計以廉潔爲飾詞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
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辨黜陟莫凖舉措乖方八
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至内外百司簠簋屬官
甚於奴隸遂使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亦奴隸其
行以求苟容非所以勵節義也臣聞地有盛衰物有
盈歉而商税之徵皆爲定額盈則姦黠得以侵牟歉
則善良困於補納夏税一也而茶椒有征果絲有税
旣税於所産之地又税於所過之津田有高下之殊
科無輕重之别或膏腴而輕或瘠鹵而重此緣里胥
丈量之弊使貧下之家一遇饑饉逃亡棄失始賣産

以供役終產去而役存是何奪民之利服民之生如此其客也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非莚宴之所太常非俗樂之司禁絕倡優以防淫巧易置宦寺無近刑人執戟陛墀皆登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大臣雖有罪勿辱婦女非犯淫不繫驅釋道之壯者使復於人倫屏經咒之妄者使無滋民惑絕孤虛之瞽說申播植之所宜立均田授田之法復常平義倉之制皆今政事之大且亟者唯陛下幸垂察焉書奏帝數稱其才大臣皆惡之縉嘗入兵部堂索皂隸言語嘻謾尚書沈溍以聞帝曰縉

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縉御史縉爲御史會韓國公李善長死縉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爲善長申雪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恨將甘心焉時詔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召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歸八年帝崩縉入臨京師有司劾非詔旨且言縉母喪未葬父老不當舍以行謫河州衛吏時建文帝任董倫縉乃遺倫書曰遠遷謫言遂將十稔天涯濶異感念何言縉率易狂愚動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重輔導體輕萬一不幸必

有屬長吳澳之廣郮哈朮來歸欽承顧問謂宜待之
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戕此類非一願皆億中又嘗
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事爲詹徹所疾欲中以危
法又以屈膝之故竟致排誣累迹深文皆與律令不
合伏蒙聖恩數對便殿申之慰諭重以錫賜許以十
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
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
次第將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之情欲絶是以
毋喪在殯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
暇戀冀一拜山陵隕涕九土何圖註誤蒙恩遠行揚

學之今不耐寒苦復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低回服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爲羞於先生長者是以數嗚知感冀還京師得望天顏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更生之日也倫於是薦縉召爲翰林待詔成祖兵入京師縉迎降擢侍讀命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並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尋進侍讀學士帝嘗召縉等語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在左右朕嘉爾恪慎時言之宮中恒情慎初易保終難願與爾等共勉之因各賜五品服

帝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即令入謁縉等妻遂謁后於柔儀殿后嘉勞備至賜冠服鈔幣而出帝又以立春日賜縉等金綺衣與諸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朕非偏厚卿等以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皇考初置翰林其長與尚書同品倚毗不輕卿等勉之已而胡儼出為祭酒縉等六人時時進講經史從容獻納帝嘗虛己聽之永樂二年立皇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先是帝與淇國公丘福等議建儲福等言高煦有扈從功閔請立之帝傍偟未決召縉密議之縉言立嫡

以長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
聖孫帝領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譖縉洩禁
中語帝欲大發兵討交阯縉諫不聽卒發兵平之而
皇太子既立時時失帝意帝頗悔不立漢王寵之禮
秩踰嫡縉又諫曰是啟爭也不可帝怒曰何乃離間
我骨肉遂坐縉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布政司參
議既行禮部郎中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阯命督餉
化州翰林檢討王偁時亦謫交阯在英國公張輔幕
下故善縉縉言於輔携偁以行因共覽廣東山川謂
可鑿贛江通南北道九年具草奏之先是縉奏事入

京會帝北征見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怒比後奏至遂逮縉并偁下詔獄十三年錦衣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不死耶綱退醉縉以酒埋積雪中立死詔籍縉家徙妻子遼東并其宗族解烏仔等皆徙初成祖常書大臣十人名授縉命各疏其短長縉因奏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尚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

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成祖以
付太子太子亦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
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即
位出縉所疏示楊士奇曰人皆言縉狂士觀所論列
皆有定見不狂也詔歸縉妻子官其從子禎期中書
舍人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
同學仕又同官縉既有子廣女可妻之廣頓首曰臣
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生女矣既果生女遂約
婚縉子禎亮縉家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
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

歸禎亮正統元年詔悉還縉所籍產復官禎亮爲中書舍人縉少登朝襟度潤略不畏彊禦承運庫內官張興恃寵橫笞擊人於左順門下縉過叱曰御座在此鼠輩敢爾興輒斂退意氣偉然不屑細故嘗語人曰寧爲有瑕玉勿爲無瑕石素工書好爲狂草求者與不倦兄綸監察御史改祠部主事太祖稱其篤實頗期即綸子亦以書名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父性當方國珍據溫州遯跡避僞命淮以洪武三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即位召對稱旨命入翰林使與解縉常立御搨左備顧問

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既而與縉等七人並直文淵閣遷翰林院編修進侍讀時有告黨逆者淮言於帝曰鄉已禁之矣宋宜復理吏部追録南人官北地不即附者皆論戍淮曰得毋示人不廣耶帝從其言皆罷之議立太子淮有保持之言太子立遷左庶子兼侍讀永樂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輔導太孫七年帝北巡詔皇太子監國淮及蹇義金忠楊士奇留守京師明年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高煦忌太子有功設疑阻彬師淮曰李彬老將必能殄賊願急遣掩其不備彬

由是卒擒法良平之阿魯台既納款請得役屬吐番諸部且求刻金作誓辭因唐其金酒中歃諸酋長以盟朝議欲許之淮曰不可此狼子野心力分則易制一難圖也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帝將刻玉印賜西域僧大寶法王淮視玉曰朝廷賜諸番制勑用勑命廣運二寶今此玉大乃過之非所以示西人尊朝廷帝嘉納之十一年帝再北巡淮居守還翰林學士漢王譖太子益急帝還太子遣使奉迎者稍緩又書奏失辭遂悉徵東宮官屬淮先至將在諸臣交劾下詔獄淮在詔獄十年仁宗既立釋

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丁毋憂命
乘傳奔喪乞終制不許尋進少保户部尚書兼武英
殿大學士命三俸兼支辭尚書俸許之時皇太子謁
孝陵遂留監國帝疾甚命淮等書詔召太子南京帝
崩大臣疑懼淮佐鄭王襄王監國待太子至始發喪
及宣宗即位親征漢庶人淮以病不從留守如故既
而上疏乞骸骨歸許之初永樂間淮與解縉胡廣楊
榮楊士奇等俱在內閣一日帝從容問廣曰士奇文
學於今難得而黄淮數不容之何也廣對曰淮有政
事才士奇文學勝解縉每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致

憾帝曰固知爾亦不容於淮朕終不爲所惑後緡之
謫或言淮有力焉至是諸臣入侍淮適未至帝問淮
何在眾以病瘵對且言此疾能染人帝故不時召因
從其請淮歸父性年九十矣淮奉養甚歡性卒賜葬
祭淮詣闕謝值燈時賜大臣侍從遊西苑詔淮得乘
肩輿登萬歲山下宴山麓又召其子采從行尋命完
會試主考官及辭歸餞之太液池帝作長歌送之且
曰朕生日卿宜復來明年入賀至英宗立再朝皆宴
賜極歡乃罷淮歷事六帝致仕二十餘年正統十四
年卒年八十三謚文簡其省愆集蓋在縶十年所作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父壽昌字子祺自有傳廣建文二年進士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不搖之語帝擢廣第一更名靖授翰林修撰成祖即位廣偕解縉迎附擢侍講改侍讀復名廣遷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官如故帝北征廣與楊榮金幼孜常從時時召語帳殿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或時失道必遣騎亟求諸學士諸學士追帝不及常脫衣乗散馬渡河河水沒馬及腰以上帝顧勞良苦廣善書每有勒石皆令書之帝征瓦剌皇長孫從命講經史行在所廣以淳謹

見韋持人以方漢之胡廣帝命西僧爲法會言見諸
異應廣乃獻聖孝瑞應頌帝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
之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言其不可遂不許廣上
却封禪頌帝益親愛之帝每與廷臣語不得諸學士
不悅而廣又益爲慎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
嘗語人頗寬厚持大體侍講王洪以不得爲學士客
疏言廣父子祺知廷平府以罪死廣與修實錄不當
隱其事帝知子祺實死於官遂不直洪已而帝命廣
擇主鄉試者廣以洪名上已得請而洪復訐子祺事
帝怒奪其禮幣出爲禮部主事洪卒自恨死廣丁毋

憂召還帝問百姓安否廣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姦黨及外親爲民厲詔悉罷之廣以永樂十六年卒年四十九贈禮部尚書謚文穆仁宗即位官其子穜爲翰林檢討加贈廣少師盍文臣得謚自姚廣孝及廣始也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檢討與解縉等同直文淵閣遷侍講時翰林坊局臣講書東宮皆先具經義閣臣各閱正呈帝覽已乃進講解縉書楊士奇易胡廣詩幼孜春秋幼孜乃爲春秋要旨三卷以進五年

遷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七年從幸北京八年從北
征及清水源有泉出於地㓜孜獻神應泉銘楊榮獻
詩皆勞以上尊帝嘗輕騎逐利㓜孜從帝曰爾不
能戰無爲爾累帝晝㓜孜文學當所過絕險山川要
害輙命載筆記之嘗駐蹕興和帝指示地勢遠望似
高近乃漸平曰此陰山脊也憑險以守誰能踰之大
閱鳴鑾戍指其山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曰小伯顏
東北爲開平又嘗言古交河在哈剌火州兩河交流
水黿沙出唐時故碑猶在又次小甘泉言女直有山
與顛有水色白雖草木虎豹亦多白所謂長白山也

及長清塞帝慨然曰至是益南望北斗矣幼孜每邊
風振起左執馬銜右手持　據鞍盤姍不能進帝顧
視輒笑又嘗與胡廣楊榮及侍郎金純失道陷山谷
中幼孜墜馬廣純徑去不能顧榮下馬結鞍以行行
又輒墜榮乃以己馬畀幼孜夜崎嶇追帝至日中乃
及帝又笑謂曰此乃多狼狽向非榮且不免自是帝
凡北征未嘗不扈從十二年遷翰林學士兼諭德十
八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二十二年從征次開
平帝謂榮幼孜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好生者再是
何祥也榮幼孜進曰陛下此舉誠欲除暴安民然崑

岡火炎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即命草詔招諭諸部還軍至榆木川帝崩榮南訃幼孜獨留行在軍中戒嚴秘不發喪以待太孫至及仁宗即位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銀章文曰繩愆糾繆諭以政有闕失即密疏聞用此識之洪熙改元遷禮部尚書大學士學士如故被命與廣榮會讞法司因幼孜善律法多平反既而乞還省母母卒宣宗詔起幼孜喪中爲總裁官修兩朝實録明年持節出寧夏冊慶府兩郡主妃還止封事又從巡邊度鷄鳴山帝曰唐太

宗恃其英武征違常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是役故爲建閥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臨卒家人屬請身後恩曰此君子所恥不聽子昭伯宣德中進士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少知名其學天文地理律歷醫卜無不究自言受文章之法於鄉先生熊釗釗得之虞集舉洪武二十年鄉試授華亭縣教諭丁毋憂服除改長垣乞便地就養復改餘干因著爲令建文元年以薦授桐城知縣鑿桐陂水引渠溉田爲民利邑

有虎傷人儼齋沐告於神虎遁去桐城人祀之朱邑祠四年副都御史練安薦於朝曰儼學足以達天人智足以資帷幄必拔用之臣言不妄比召至燕師已渡江成祖卽位曰儼知天文其令欽天監試既試奏儼實通象緯氣候之學尋又以解縉薦授翰林院檢討與縉及黄淮胡廣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俱直文淵閣遷侍讀二年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丁父憂尋起復儼在閣承帝顧問應對從容常不欲以才先人然爲人少戇雖亦能委曲終不俯仰取容悅同列因言儼學行宜爲師表乃解機務拜國子監祭酒時用

法嚴發國子生或託事告歸輒坐戍邊儼至即論罷之儼在國學凡朝廷著作諸修高皇帝實録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官七年帝幸北京以給事中胡濙署監事召儼赴行在八年帝北征乃命以祭酒兼侍讀掌翰林院事輔皇太孫留守北京十九年改北京國子監祭酒當是時海内混一垂五十年民物滋植嘉祥備至帝方内興禮樂外懷要荒公卿大夫文學之士奮其所長潤色鴻業彬彬並起儼館閣宿儒爲時冠冕以身率教動有師法居國學者二十餘年洪熙改元以疾乞休帝賜勅奬勞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

仕免子孫雜泛徭役宣宗即位進禮部侍郎召至京師欲留用之辭歸先後家食亦二十年正統八年卒年八十三

論曰解縉英年奏書疏通剴切可方漢之賈誼同直内閣者七人縉才最高片言安儲功在社稷横羅讒酷竟夭天年命矣夫黄淮獻替有辭金幼孜篤誠一節胡儼長者質直有餘文學侍從之臣在帝左右此其選也廣也容容斯無足論矣